

汪曾祺 陈村 钱理群

马骥文 陆文夫 袁于坚 钱

萧重声 编
太白文艺出版社

经典散文

BEIJINGDIAN
DE JINGDIAN
被遗忘的

上卷

汪曾祺 陈忠实 马骥文 陆文夫 袁于坚 钱
李锐 林非 赵丽宏 陈村 钱理群 林贤治 王曾祺
李亮 贾平凹 呼国文 李国文 钱理群 王曾祺
刘亚洲 陈村 赵丽宏 陈村 钱理群 王曾祺
李锐 林非 赵丽宏 陈村 钱理群 林贤治 王曾祺
李亮 贾平凹 呼国文 李国文 钱理群 王曾祺
刘亚洲 陈村 赵丽宏 陈村 钱理群 王曾祺

贾平凹 李国文 陈村 林贤治 裘山山 于坚 陈村 肃 里

被遗忘的
散文经典

太白文艺出版社

ISBN 7-80680-260-6



9 787806 802601 >

平凹 生 曾祺 余秋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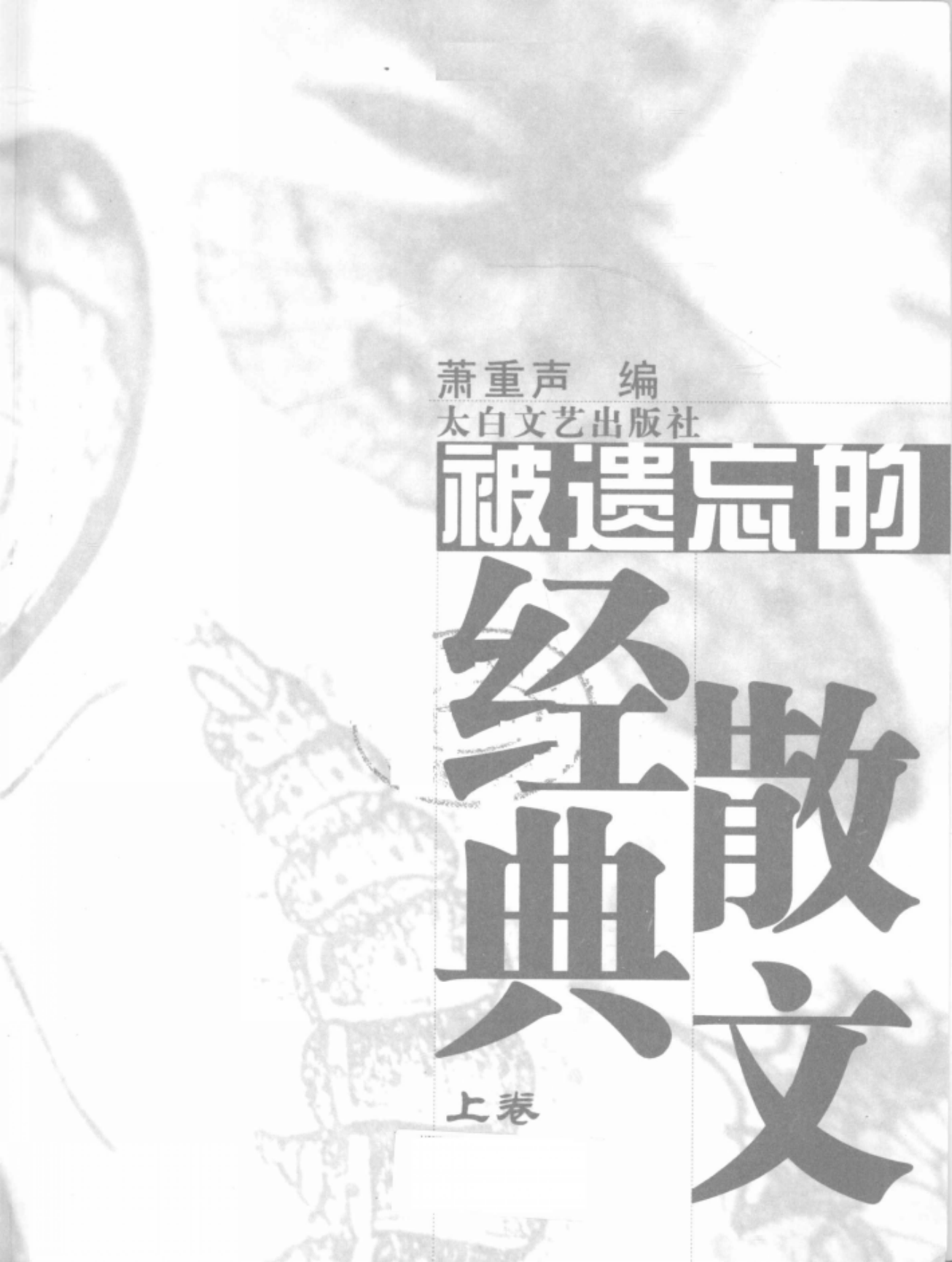
ISBN 7-80680-260-6/I·166
定价：60.00元（全二册）

陈 钱理群 汪曾祺 田群

山山 陈村 于坚 钱理群

刘亚洲

李国文 钱理群



萧重声 编

太白文艺出版社

被遗忘的

经典散文

上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遗忘的经典散文/萧重声主编.—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

I. 被... II. 萧...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2290 号

凡尚未收到样书及稿酬的作者,请与太白文艺出版社联系,即付稿酬及样书。联系电话:029-87219974

被遗忘的经典散文

萧重声 主编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家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8 开本 33 印张 4 插页 65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260-6/I·166

定价:60.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22400)

上卷

目录

阴山纵横	王维洲 / 3
二百岁宣言	王英琦 / 8
女兵墓	王宗仁 / 15
悲壮的超越	卞毓方 / 19
我与地坛	史铁生 / 23
两颗文星的命运	石 英 / 37
巴黎的艺术家们	冯骥才 / 41
鬼故事	冯秋子 / 53
爱情的故事	冯剑华 / 57
天池	刘白羽 / 63
读沧海	刘再复 / 66
话说台州式的硬气与迂	刘长春 / 69
当兵的岁月	刘烈娃 / 77
失传的异想	刘烨园 / 83
美人王昭君	邢秀玲 / 88
沙原隐泉	余秋雨 / 91
蒲团	匡 燮 / 94
旗语	杜 丽 / 97
落叶	杜渐坤 / 102
先生朱宝昌	李天芳 / 104
霍山探泉	李存葆 / 114

壹

拾叶者言	李国文 / 122
渭水源寄情	李云鹏 / 125
询问司马迁	林 非 / 130
泪的重量	林 希 / 135
娘,我的疯子娘	树 儿 / 140
至今思项羽	杨闻宇 / 146
康复散	张笑天 / 154
巩乃斯的马	周 涛 / 160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季美林 / 165
幸亏我不是农民	姜珣敏 / 173
我的第一个未婚妻	徐光耀 / 178
猴年说猫	阎 纲 / 183
觅渡,觅渡,渡何处?	梁 衡 / 188
爱的履历	梅 洁 / 193
家乡鱼水情	高晓声 / 197
二十岁前我知道什么?	贾宝泉 / 208
绥芬河举起杯	萧重声 / 215
剑川男人	黄晓萍 / 219
魂兮归来	傅德岷 / 223
渴望迷路	韩小蕙 / 227
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	韩石山 / 233
谁入地狱?	韩美林 / 242
羊的社会及宿命	筱 敏 / 245
皋兰夜语	雷 达 / 255
名字的幽默	雷抒雁 / 263
剪不断理还乱	潘旭澜 / 266
心中的坟	戴厚英 / 272

至此,我才算又一次认识了阴山。它是一种不宁、不静、不驯、不固执本相,动态勃勃的形象。

阴山纵横

王维洲

对于阴山,闻名久矣!每一提起,我全身的骨骼便似乎硬起了,仿佛化作了一座乌黑而沉重的山,严峻地抓紧着大地。

少年时代喜好读史,读旧诗词文章,至今还记得两首提到阴山的诗。一是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责备朝廷用将不当的,却意外地赞美了大将李广与阴山的威严一体;二是岑参的“汉兵屯在轮台北,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诗人曾跟从上将封常青转战阴山,直达天山一带的轮台。他是有边战实感的,才能写出“三军大呼阴山动”这样的军威。——阴山,在中华民族的版图上,你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阴山，曾是阴阳之界，南北之界，中原和塞外之界。它曾经是民族与民族，国与国，地区与地区，南方与北方，酷热与严寒，细腻与粗犷相碰撞、分化、融合，并以感情与血液相扭结和燃烧的地带。

阴山，是矗立在北方大地上的惊涛，牵动着中华民族感情的漩涡，演出着数百上千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戏。

早在我们尚无文字而只有神话历史的时代，北方、东方、西方各族便沿着阴山展开生存竞争了。黄帝轩辕氏的云族，便是从昆仑山一带沿着山麓东迁进入阴山南麓的，炎黄子孙们在陕西、河南到江浙一带的中原大地，建立起一个浑蒙原始的东方文明。其后各族便不断地以农牧和争战书写着跨越阴山的历史。九夷(其实是很多个民族)，北狄以及《山海经》中《大荒西经》记载的许多部族，及至后来有史记载的塞北的匈奴，契丹族的辽国，女真族的金国，党项族的西夏国，蒙族的元，满族的清，都跨越了阴山的脊梁，进行着声嘶力竭的成败搏争，推进了一个又一个中华各族的进程。阴山赤褐灰黑狼牙虎豁之石，赭黄丹红的秋树青草，都染满了各族色彩斑斓的历史。

在我的想象中，阴山是萧肃、黝暗、寒冷、寸草不生、石骨裸露、胡马悲鸣、边声四起的山脉。

这样的一座阴山，纯属我个人所有。所有的内存资料都属我个人的感知。在别个人，也许会是别个模样吧？人生有很多牵挂不去的心中事，我的牵挂之一，便是：何时能看看这样一座强悍而又荒芜得一无所有磅礴顽劣的阴山呢？

这次承地质矿产部门提供方便，到了阴山脚下的呼和浩特，然后由市内坐上车子往北直驰。而我的心，飞得比汽车还快地奔向阴山。巨大绵长的阴山，在这儿的一段被通称为大青山。古籍中也称作黑山。就见一溜铁灰色的巍峨长山，气势雄浑地横亘在面前。这和我想象中的差不多，及到开始上山，却发现山中还有松，有柏，有白杨，青青绿绿的，配着那无际的碧草，点缀着那粉黄的野花，恍忽间竟有点儿江南意味。这实在大出所料了。

一会儿，忽然闪出一座红色大山坡，直蔓延到一条大沟下，一色红，红得像漫天撒下的血。司机告诉我，这红色非花非枫，却是大青山独有的一种红叶小树。每一棵，只够一尺高，然而确实是大青山最有力的秋色点缀，令人动容。

就这样，在我的赞叹中汽车已上了大青山南坡顶上，也就是阳面的最高处。很快汽车开始下山北，忽然觉得冷风像小刀片一般刮脸皮，赶忙把车窗关上。只见四山是一片灰黄的草，远处孤零零几棵杨树，树上挂着十几片稀稀拉拉的叶子，若黄铜片片。这显然已经是初冬景象了。我惊骇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阴阳脸的山，怪不得古人以“山之阳”“山之

阴”来统称山的南北两面了。这两面毫不容情地一面温暖一面冰霜，阴阳之别，秋冬之异。我感到了阴山的凌厉本性，不由得肃然。

下山之后，我们驱车继续北上，直驱四子王旗。一路上愈来愈冷，时序变化疾速，我赶快加了衣服。有一个地质钻探队，就在前边。

算来，我们横越阴山，大约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却已经过了绝然迥异的两个地域！高高的天上，那纯净的碧蓝没有变，那雪白的云絮没有变，天的深处那刺目的太阳没有变，想必那夜来的星月也如故。可草木的颜色却变了，风的体温却变了，而人的脾性，也变了。艰辛的放牧和遥远迁徙的帐篷，使人时时经受着磨练而耐劳并且粗犷而豪放。而这变的分野，就是阴山，一座横切北方天地的大屏障！

这算是一次“横看”阴山。一个星期之后，我从四子王旗回来，又从呼和浩特驱车到包头以西的白彦花。那儿是内蒙古地矿局的一个区域调查队。这是坐北京越野车傍着阴山南麓东西走向的一次“侧看”。汽车直线开了五个小时，我的右侧始终是连绵不绝的阴山。山是光秃秃的，自闭而吝啬，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生，没有树，没有花，没有鸟，连草也极少。只见它一段儿铁灰，一段儿赭红，一块块一团团，像强悍的蒙族摔跤手，摆开奋力的架式，肌肉块块隆起。

汽车路过萨拉齐，我看见了大青山海拔两千米的主峰。那个峰头闪着我们皮肤的颜色，仿佛从地表一挺而出，高及云层，却还在弓着背，尖着头，正储备向着苍穹做出奋力的一跃呢！

至此，我才算又一次认识了阴山。它是一种不宁、不静、不驯、不固执本相，动态勃勃的形象。

它还是一个雄伟的力士，高托起中华万里长城！长城万里，就是在这个山脉的脊背上，完成它的蜿蜒的动感，高破云霓的姿势，吼声震世的雄烈与沉重！

是的，一座伟大昂扬的长山，根基牢固紧抓着大地的沉重！

阴山并不是一个未经文明哺育的处女地，它有一部沉重的文明史。这一次我在阴山山麓寻访了很多古迹。在呼和浩特东北有一座阴山地带史前古人类活动的见证，在两平方公里面积的土地上，50万年前的人猿留下了遍地石器半成品和被猎食动物的化石。它比北京周口店的年代毫不逊色，这便是大窑村石器遗址。如今富有蒙、藏民族信仰观的召、庙、寺、塔处处皆是，其崇尚力量和神秘的色彩，使我这个在南方生活的人备尝惊奇之感。辽上京城遗址和元上都城遗址，则令我想起一本又一本的大书。以驃悍的铁骑震撼过欧亚两洲的历史大人物成吉思汗，其陵寝在伊金霍洛旗的甘德立草原上。那蒙古包形的琉璃建筑群，

把蒙族的穹庐型制炫耀得辉煌映日。最牵扯着我的感情的是青冢。青冢是黑河冲积平原上的一座土山，山上长满郁郁青草。站在墓顶，我想遥望王昭君的南方家乡，那里也是我熟悉的长江边，香溪畔。然而我的目光却依然被汉代的那座不可逾越的阴山卡断！王昭君，这一个美丽有心志的女子，以她不甘平庸的人生，赢得了今人的肯定和忧郁！

伟哉阴山！大哉阴山！但我却爱得愈深愈是不明白了：长天下，阴山究竟舒展开多大的躯体？地层下，阴山究竟扎下多深的根底？

白彦花区域地质调查队的一位总工程师告诉我：在地质上，你以为阴山是苍老的么？不，不，阴山山脉正在经历着多次起降，山的“心脏”充满生命力的跃动，它原来是一座最年轻的山脉！它充满了跃跃不息的冲动！

我诧异了，若从地质学追踪，这阴山还有它更深潜更不为人知的内劲呢。它实在气势恢宏，冠绝当世，西起高耸5000米的天山山脉，经河西走廊进入内蒙古，一路上顺序被当地人称作狼山，乌拉山，大青山，大乌群山，然后直向东北法库、铁岭而去；再出中国东北大陆，经朝鲜半岛，它入海了。虽身陷海中，而山势不绝，还驾着海沟蜿蜒前进，最后，它终于日本的北海道，才完成了使命似的，混迹于太平洋的扭动中——看见了更为浩瀚的太平洋，它才终于有些倦意，渐渐平息了。

这是一条不分时间空间，不分地域国界，不分大海陆地，奔腾远跃的大脊梁，大骨骼。它通过了远古和现代，冬天和春天，通过了高空和大海，它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一座山内在的凝聚力和亲和力！

我此行到达白彦花区域地质调查队的队部，就在阴山山脉西段的乌拉山下。这里看来人员似不多，然而他们这支劲旅却分布在广阔的内蒙古地域上。几十年来，他们走遍了阴山周围荒凉的草原、浩瀚的沙漠、富饶的河套。他们是孤独的，足迹总是在人烟无痕草莽沙石横陈的野境中。太孤寂了。最孤寂的时候也是听力最远最丰富的时候。他们常常听得见遥远的声响和自己的脚步交织在一起。那汉、唐、宋、元、清的行军鼓角之声，淹没在他们的被风扯断的呼喊里。平沙滚滚黄入天，他们成了全黄的沙人；瀚海悬山百丈冰，他们工装凝冻得不能脱；铁马披雪汗气蒸，他们迎着风刀狂泼面如割；而在沙场白骨没蓬蒿之处，他们要钻穿一堆堆盘根错节的花岗石；在“单于猎火照狼山”之处，他们却高高山上一盏灯，百里孤夜守钻塔。他们长年离妻别子，过着远离现代社会的原始野人似的日子。这样艰苦的代价，他们会获得什么呢？

这一支地质队，在阴山面前是小而又小的，小得像一座百层大楼上的一队黑蚂蚁，日月星辰都不会留意到它的日夜跋涉。然而这里满头白发的工程师已经从青年跋涉到现在了。

在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扭曲下，他们最终还是找正了路子，它还将跋涉到未来。他们探矿、掘井、测地，把阴山一块块细部骨肉进行照影和化验，全方位地了解它，不只是与贫穷阴影做搏争不只是猎取，而更多的是对阴山的了解，甚至还要对它的古貌保持着予以尊重。他们这个单位很小，但他们是阴山上下星罗棋布的内蒙建设单位之一，是无限大创造力的一个缩微。

站在这座山前，人的确是很渺小的；但敢于面对这座山，人就会伟大，人可以与这座山一样桀骜高耸。从长长的阴山历史隧道中彻悟出来的人，可以与山来一场力量、智慧与友善的交往。我此次跟他们在一起，感到的不是难耐的艰苦辛劳，而是接受他们开朗向上的眉目传递过来的欢情，勃发出一种抑制不住的创造欲。

那些日子，我天天仰头凝望圈在院内的半壁乌拉山的主峰。起初我觉得这棵棵露得连一棵树一丛草都没有的怪石高峰，是从天上垂下来的一大片阴影，极感压抑。但当一轮清月升上那美丽的山尖时，我感受到了天上时空的无限，无限到没有边际。阴山的博大让我除了不再思考而甘愿软膝跪下，再没有其他必要。这样，我的心归顺了，平静了，在满院的清辉里散步，真想乘着寂静的月光之车，去造访这历史见证者的血泪与坚韧的老山峰。

我的亲爱的此世的敌友们,我要先你们到另一个没有邪恶没有苦难的世界报到了。你们不用幸灾乐祸、额手称庆,我将很有耐心地在彼世等着你们——在来世继续与你们的人性恶斗到底。在那个公正的上帝的天国中,你们将被最终打败。

二百岁宣言

王英琦

题目落到纸上,自己都被自己吓了一跳。好大的活瘾,好一个狼子野心!

对此我要有点表白。

十年前,也就是在我三十五岁时,有感于文坛的不公竞争,曾写过篇又臭又水的散文《不再掩饰》。全文充满着狂戾的泛攻击泛批判的恶劣情绪。确实一览无余地暴露出个我不在家的自恋型作家嘴脸。文中还没道理地轻率地预设了自己的寿限:七十岁。

十年过去。好不容易熬到今天有资格说老评死的年岁与感悟。尤其在经历了近年精神的生死涅槃后,我要翻案了:七十有感,八十抒怀,已太不够我活,太文气小家子气,太受定见与想像的框役。既然现代科学已有种种论证,人的生命极限在二百至二百五十岁左

右,不大撒把地活一回白不活,谁人肯向死前休?

于是就瞄好了照着二百五十岁活。后发现这二百五,邻近着“十三点、神经病”等不中听的民间俚语。再又考虑这世上还有四分之一的人正身受各种病灾迫害,我要把寿龄订得大高,也太不善。就忍痛谦虚点,凑个二百整数为上限吧。

上限一定,心里便很宽慰了。想想还有一百五十五个年头好活,我就特踏实特从容。去年一著名易经专家为我算卦,说我九九兔年——四十五岁时,是人生大转运的一年。从此,晦星扫荡,一顺百顺:“只管放开胆子做事了”。可见我的二百岁宣言,也不全是空穴来风、大话逛言,也还有些出处、根由儿。

年以月累,时以分计,世纪百年以十年一甲地类推。我已活过四个半甲年,就要迎来第五个甲年——五十岁,半个世纪的曙光了。回眸思往,我这大半生,天下倒运丧气的事,十之八九全摊上,全被偶然而又必然地撞个正着。远的不扯,单说眼皮下,哪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更甭说女作家了),不熬出头熬成婆,早上过碗大炕热、腰圆气壮的称心日子了?就我,还像个三家村的小媳妇,既无内援又无外助地独扛着两个死沉的大包袱:一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一个十岁的小儿郎,苦熬着日月。

先前我对自己的背气倒运、十年九不顺,很是消极恨命。现今智慧到,这正是我的定数与福分。上帝老人家就是要以受苦受难的形式,增强我的精神力度和灵魂敏感性。在考验我的终极承受力与反弹力的同时,考核政审我有否参悟它创世动机的资格——它的隐蔽的设计方案及狡黠的运化规律。

一个幸福的人,大半不会撑饱了傻乎乎地问:我为什么这么有福,我为什么这么走运?倒是那些命蹇运厄的人,在一次次的坎磨刺激下,有可能会诘问:我为什么这么倒霉、这么不顺,我在哪儿出了错,它是偶然还是必然,它有哪些规律与征兆,我能否认识,能否化偶然为必然……从而产生欲参破人生奥秘的冲动。

我要双料地、三倍四倍地感激我的所有苦难。它使我在不惑之年果然不惑,在即将到来的知天命之年提前知命。身在苦海,心升佛境。现在不要说两个包袱了,就是再来两个,再翻上几番,我也只当是提溜个棉絮草包耍着玩哩。我早已作好了此生受难与奉献的双重思想准备。

单纯的不幸,无意识的受苦,在客观上既无意义也无价值。任何献祭殉难,必须是为了什么,并且必须是指向最高值时才值。尤其当这苦难与自然秩序和宇宙真理联系起来时,更能在人心产生隐秘的福乐感,给人以置身一切苦难之上的超越力。

我要在五十岁时,真正抓住命运的阄。主动化一切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掀起人生的

小高潮。我已经历了从生命中抽出精血的残酷；体验过为了生存放弃生存的自戕；感受到从躯体上剥下“外皮”，卸去假肢义腿——从外在受役状中解放出来的轻愉、自由和责任。

繁琐削尽留清瘦。去伪存真后的我，将是一个本相毕现、真纯始露的我。对人生的无常宿命，有更痛彻的体悟；对人性的复杂悖义，有更深锐的洞穿；对他人的不幸痛苦，有更切肤的理解。故而能更为开放地将自我投入外部，与世界建立更为真实本原的关系：存在——热爱式关系，而不是存在——功利式关系。

在这种和谐的、经过重构的主客关系中，我的久抑异化的个性将得到最大限度的释展，我的人性磁场将由于消去妄念而变得美丽强大。读书、写作、练拳、击剑，还有与人无忤亦无欺的交流……每天每时，我将都能体验到同一个生命力辐射出的多极潜能与活力，感受到同一个感觉器官不同维度的冲动与感动，意识到自己活得生机勃勃、生意昂扬——就像获得了第二次青春、第二次童真。

作为错过大好花季半老不老的女人，五十岁时，我的身上将发射出历经劫波后的成熟女人魅力。虽然风华非昨，难领群芳，好在我早就看穿女性的局限性与内囿性，早就把开发人性的潜能及创造性潜力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五十当贵。五十岁正是我甩开膀子潇洒领一把风骚，狠狠露一回峥嵘的好时候。与那些受“力比多”和爱情神话的诱惑愈多，救她们的力就愈少的女人比，我将在五十岁的大好年华，更丰赡地活出女性的性别内涵和人格尊严，在生命的最高峰值期，获得自身最完美的形式与内容。

我的两极性、多极性禀赋，将被调到一个高平衡的临界值下。将能在两极间、多极间自由往来，在多个维度上将人生推至极致。不用再担心会下坠或撕裂。刚柔动静，文武之道，将在我身上得到最大的辩证统一。谁云四十不习武？我偏要在半老婆子时，老妇聊发少年狂，武不惊人死不休。玩一把“女大侠”，打几个刚勇的泼妇和“轻量级”的小痞子。

进入六十岁，我要暂时挂笔封刀，闯荡江湖——遍访天下真人高人至人去。我已被周遭一片假，满眼皆赝品的人生世相折磨得愿死不愿活。每当看到逐鹿市场的伪劣假冒产品，满大街的伪胸伪臀伪睫毛，国产大姐变得像个外国女唐璜，龙的子孙硬充出一派西崽气，以及假房子砸死人，假电器电死人，乃至假名假姓假地址，骗吃骗喝骗感情，我便悲从中来，恨不能仰天长啸！现代生活方式若是必须以消亡人的真实性灵及情感为代价，这个代价太过惨重了。我就不信偌大的华山夏水，寻不到一些个真汉子、奇女子。

我要将常人追求金钱名利的外在化利益，变为探寻人生的真感悟真性灵的内在性利益。只用真性情与人打交道，只与人的深层本质发生联系，绝不在真自我中兑水掺假，再不悱自己的真本性显现。我要像呵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呵护自己的真诚品质，我要像珍视自己

的生命一样珍视他人真实的美德。尽管我不一概地指责抨击社会上不同层次的虚假和伪善,但就与我建立亲密关系的人际小众生圈来说——善的假相必须毫不留情地去除。

说什么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他人。我才不吃这个呢。我估计我到一百岁,鬼也不敢前来为邻。七十岁的我,气力神骨刚达饱和状,脸谱与面相刚带有自己独具的基因特点。随着我对外界依赖的越少,我的个性本性、自然状态也就越彰显。那时,山更青,水更绿,爱更切,憎更明,德性更昭著,缺点更突显。所谓积善成德,所谓成熟超越,我理解并非将人变得老滑圆熟,“束身寡过、轻衣小帽”,而是还人以本来的真面目和自然属性。

鉴于一般表面的行善对个人更有好处,更能得到世俗认可,我不准备把它作为“德目表”上的主攻项目。我希望自己能在抗恶上,在维持最高正义上,多尽点德性。七十岁时,我已老熟到正法眼藏。双眸似双剑,打人如闪电。一切青皮牛二、泼妇神汉,一切玩邪的、弄假的、巧伪人、真恶人,一概逃不脱我的老眼老拳。不管与人相处、与鬼兜圈;不管与狼对峙、与虎格斗,阵线不再模糊,子弹不再虚发,假恶丑全在有效射程之内。我已活到这把岁数,死都不怕,还怕活么——还怕恶人小人么?

八十岁对我十分重要。我要进一步勘宇宙规律,窥众妙之门。随着我掌握的相对真理更接近客观终极真理,我的大脑已成“联合国、联想集团”。我早已擅长全个儿的“大象学”,不再困死在琐碎的细节上——局部的象脚学、象耳学上。我已习惯洞观事物的内部总和,减少不必要的外在复杂。看出那些表面繁多的枝枝蔓蔓,其实都属同根同系。在更深的层面上,都有内在关联,都有规律可循。

我的为人为文在八十岁时将更通脱奇简。语更白,词更精,文魂道心更昭然于笔下纸上。庾信文章老更成算个什么,我的文章老了不仅是温馨雨露,必要时还是导弹火箭炮。我才懒得去穷究文章的高技法、高境界哩。我深谙,一个作家最终在文学上能成就到怎样的火候,是有严格命数的。虽与才思根器关系极大,但与他有意识地遵天道,将自己修炼成什么样的人关系更大。谁想追求至高的文学,谁就得有至高的人格。处于高维度终极状态的写作,必须具有高维度终极状态的生命。你要做道德文章,你就得把自己先变成一个道德的人。不在你能写成什么样,而在你能活成什么样——你能活成什么样,你就一定能写成什么样。

九十岁的我夕阳红、正当年。我的牙口啃肯德基还相当麻利,我的胃口还好得让医生犯愁。我的太极拳已打得人拳统一,我的气功没准已练出“天眼通、遁身术”。脑软化、血硬化、骨钙化,统统不着我的边。九十岁的我,白鬓不坠青云志,小车不倒只管推。俯而读,仰而思,不仅能博览群报、群刊,且能喝大碗茶,吃大块肉,端起碰鼻尖的大米饭,脸不变色心

不跳。

我命在我不在天。九十岁时,我仍有极高的健康水平。饮尿、喝红茶菌、吃蚂蚁粉、减少卡路里摄取等人造的保健增寿手段,我都视为邪门。佛在心中不远求,道在胸中气自流。扶养性命,我只认仁者寿,修善积德可延年。养生不苟生。我只信生命在于运动,在于日日勤勉、生生不息——从真从道才是生命恒久的维生素。

高寿一百,我方达奇异境界。那时的我,出入合道,五谐归元,行藏无阻,舒卷自如。自我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已浑然归一。那是忘掉每一行为的真与不真、善与不善、谦逊与不谦逊、本色与不本色,只使事物本身突出,人的个性底色还原显现的一种化境。那是无论做什么事,再不用考虑是否自然而肯定自然的一种高深明净、举重若轻的转俗成真——回真向俗。怎么着,都大巧成自然了。

我或许早成“王半仙”了。一片化机的我,既有道教般单纯的智慧、高级的简单,亦有佛家式超然的极致、出世的执著。年至百岁犹有壮容。我这个百岁寿星,中国不出,外国不产。扳腿、劈叉,仍难不住我。一攒劲,还能破个国际老人柔道功夫的吉尼斯纪录。我就是不要不吃馒头争口气,活出个中国老人的志气来,活出个世纪老人的独一份来。

活到一百五十岁,我才感到活的有年头了。那时已是人类第二十二个世纪了。我猜想,那时节,世界已变得面目全非。机器人已满地溜达,“高速公路网”已一网打尽生存过程,人的器官已退化成只剩五个手指,去按按电钮。

那将是个可怕的、彻底“脱魅”的世纪。不再有细腻的情节,不再有感人的经验,不再有奉献的冲动,不再渴望理解自己包括他人。人们早已丧失了天真质朴地感受生活的能力,事物也早已取消一切质的区别,还原为冷漠无情的数学、统计学。速冻饺、速冻肉、速成猪、育儿速成……整个世界成了一丝不挂、魅力脱尽的加速器,成了全面简化序化的符码代号。

人们拼命在消费中找快乐,在占有中寻刺激。对一些人而言,幸福就是上午啜早茶,中午吃海鲜,下午打球兜风,晚上做爱进舞厅唱卡拉OK……流行音乐、畅销小说、广告电视,成为大众不衰的审美热点,成为都市青年赖以生存的日常宗教。

惟我,像个前朝遗老,那样的不服水土,不合东西南北风。面对着一个个发烧肿胀成穷奢极欲的城市,面对着一张张动物化、植物化的人脸,不知将自我安置在哪里,灵魂投宿在何方?

也许历史的演义,并非像我想像的这样悲观。也许那时物极早已必反,现代科技的不可逆进程,各种量级的新式武器,早已将全球夷地三尺,改写了一遍。人类终于以血的代价认识到:原来科技神话不能解决人的生存根柢问题,社会的进步、物利的满足,不能使人活

得安定幸福。原来人类创造的再高级的科学艺术，都要靠良性的人文氛围、道德环境才能依存下去。失去可爱的人类精神，失去人的情感与德性，任何真善美的事物都难以居存。

倘真如此，我这个一百五十岁的老人，将与天地齐贺，与全球的公民共庆——人类伟大的“圣诞日”，人类新精神的复活！

我终于活到了生命的极限——二百岁了。人老成妖，树老成精。我确实活到了成妖成精的地步。老而不死是为贼。现在考虑“善终”的问题，是时候了。总括一生，我可以无愧无悔地说：我用生命感受了一切，体验了一切。真正领悟到什么是真实的自我和人生，那就是——我真正相信的；我真正热爱的；我真正有激情的；我真正决定、选择的……即我用灵与肉实实在在地感觉到的所有幸福与不幸。

如果说在我的一生，我的身上委实体现了些人性的情感和尘世的谦卑，证明了人的高贵、人的精神力量的强大，那只是因为我深深理解并恪守了这一条：谁敬畏并信仰天道，谁就必然站在人道一边，谁就必然不可战胜。

人不可能完美。但必须为完美竭尽全力。我知道，我的一生毫不完美。恰恰因为我不完美，我较常人外露直露暴露的人性弱点更多更集中。我明白，我不是一个常识意义上有德的人。但我穷其毕生，尽可能做到了符合上帝本意的——意志上实践上本质上的向善向德。

谁体现出更多的人性上的完美德性，谁就有权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享有更多的尊敬和幸福——这就是大自然先定的铁律——最高的公正原则。

我这一生最大的体悟是：一个人只有完全彻底地活在、受苦在这个不完美的俗世，才能学会信仰获得真知，才能具有真诚感人的美德。完美与德性不在阿波罗式、狄俄尼索斯式浪漫英雄主义中，不在孔孟、程朱哲式的思辨中，只在以个体的全部赤诚及勇气去面对红尘，热爱红尘，与俗世同修，苦乐同驻上。

它是一种浓郁的人间情怀、人道情感。它并非无限遥远，而是近在眼前手边。它就在每天真实素朴的日子中；就在随时随地的选择与弃绝中；就在爱与被爱、从善与抑恶等具体持久的行为中。

人间重晚晴。归根复命之际，我还有个最后的世俗愿望，企冀得到一句话：这个小老太婆，是个可爱的人，真正的作家。我终生的守望，我一生的坚持，不妨说就是为了这句话。就是要在生命行将结束时，赢得人们“心的点头”。

有人会笑，用一生的命，去换一句话，这太不值。可我认了。我要的就是这句话，这个终端性的结果——最后的信仰。